

# 哈佛的课堂

唐小兵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访学哈佛之前为了练习英文听说能力，就曾经在网听哈佛政府系名教授桑德尔的通讯大课《公正》，深深为之折服——面对上百人的大课堂（在哈佛鼎鼎有名的纪念堂大厅授课），从一些充满争议和分歧的社会政治议题切入，援引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展开激辩。桑德尔教授既是一个课堂的主持者，又是一个高质量讨论话题的激发者和引导者，同时还是讨论的平等参与者，这三重身份在他不紧不慢游刃有余的操持下自由切换，相摩相荡，激发出无尽的智识趣味与思想灵感。在这种课上，我们会感觉到哈佛的校训“真理”（Veritas, 1643年）绝非一句空词，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到课堂之中，与此相应的是爱默生楼顶上的一句别有意味的箴言：“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人类何为，值得您如此眷顾?!）。这句话显然是让成长在哈佛园的知识精英永远保持一颗悲悯和谦卑的心灵。所谓教学相长，莫过于此，教授并不自认为真理的掌握者和代言人，而是与一群年轻而卓越的爱智者们在哈佛园孜孜以求的探索者。

遗憾的是我在美国这一年，正值桑德尔教授学术休假，未能旁听其名闻天下的大课（但后来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聆听其与一个中国学者对谈，现场感受到了桑德尔作为哈佛名教授没有任何知识上的傲慢和身份上的清高，打开心扉聆听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学生的有关正义、平等诸话题的提问和发言，并作出坦率而敏锐的回应，算是弥补了这个缺憾）。

出国前一个曾在美加等国师从名师留学也曾给哈佛访学的同事谆谆告诫，到了哈佛一定要克服英文障碍去旁听面向本科生的大课，认为那才是哈佛的精华所在。因此去年秋天哈佛开学前夕，我在选课市场上也 shopping 了一阵，先后以“知识分子”“阅读史”“中国研究”等为关键词进行课程检索，很偶然地发现了历史系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是对最杰出教授的聘请，据说全校只有二十四位）Ann Blair 开设了一门有关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直至当下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本科生课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上课前一晚深夜（因为之前好些同来访学的学者或学生申请旁听一些课程没被允许，弄得我已经有点忐忑和意兴阑珊了）给教授的邮箱发了一封希望旁听课程并自我介绍身份和研究兴趣的邮件（因我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计划就是一项关于民国时期的书籍史和审查体系的课题），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才想起检查邮件，发现教授在深夜就给我回信欢迎我去旁听课程并建议我在第一次课后自我介绍。这时候离教授下课也仅剩不到一个小时了，我赶快洗漱，安排孩子吃好早餐，将他托付给同来访学的一个朋友就步履匆匆地赶到哈佛园里的一栋古色古香的 Sever Hall 的 202 室，这时离下课只有十分钟了，我站在教室门外聆听了一会极为汗颜，后来鼓足勇气厚着脸皮推门进去旁听了最后的五分钟。等教授下课后就与她见面，稍微自我介绍了一下，并表示歉意。就这样开始，我风雪无阻地坚持听完了整个学期的书籍史和阅读史课程。

正式修课的大学生只有十来位，旁听的学者大约也有十位左右，包括每次拄着拐杖结伴来旁听的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Ann 教授是一个极为温和平易的美国知识女性，她采取的是典型的美国式上课方式，对于这个主题的历史脉络及相应的关键问题都烂熟于心，对于相应的学术研究文献也非常了解，围绕手写本、书籍的出现、印刷技术的更新、书报检查系统的运作、纸质阅读的形成与分化（精英阅读与大众阅读）、电子媒体对书籍和阅读的影响等主题依次展开。每次课都会提前给学生和旁听者发放几页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提纲或者关键性史料。我记得下次阅读文化那次课，给每个人发放的是一些打印出来的丰富多样的阅读场景绘画，有不同空间、时间和人物角色沉醉于阅读世界的情景。我拿到的那一张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给已经垂垂老矣卧病在床的祖父朗读的油画面作。有一次讨论早期欧洲书籍的装帧、设计与版本问题，则每个听者发放一本很古老的书（一般都是一两百年前出版的，我拿到的是《哈扎尔辞典》），让每个人向其他人简要介绍所持书的“物质层面”的特点，比如书封皮的设计、纸张质地、语言文字的特征、排版方式、有无插图、版权页等。这种形神兼备图文并茂的方式，很贴近书籍史、阅读史的旨趣，让我们不仅仅是在接触和追溯一个抽象的“文化史”，而同时在实质性地触摸和感受“书籍作为物质存在”的变迁史，虚实之间，历史宛然。Ann 教授讲授过程中，随时欢迎听者提问或穿插评论，有几个同学极为敏锐，经常能提出极有意思的问题，而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印刷文化传统和阅读的谱系，所以问题五花八门，就容易形成多元的“历史理解”与“价值观念”的碰撞和

交流。史无定法，学无定见，是为爱智者的自由。Ann 教授既将学生引领进入书籍史、阅读史的“历史脉络”以重建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去，同时也带领学生进入有关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以定位自身在这个学术谱系中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欢迎学生的提问与评议，形成了一种“进入脉络、独立思考”的课堂氛围。所谓批判性思考的心智与能力也在这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中自然滋长。尤其难得的是，Ann 教授也经常带领学生到哈佛的类似中国的善本图书馆去“触摸”那些躺在书架上的古籍，让学生亲身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籍的“物质文化特征”，也曾引导学生去观摩和体验活字印刷等“制书的技艺”。她曾专门给我写信推荐了英文世界里有关 censorship 的经典著作，首推罗伯特·达恩顿的《Censor at Work》，对我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这门课程结束的时候，Ann 教授还邀请所有选课和旁听的学者、学者去她位于哈佛街的住宅晚餐聚会。她预订了印度菜肴，还准备了各种点心和水果，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波士顿之夜，但在教授家里的聚谈却是如此的如沐春风，情谊弥漫，从教授家出来踩着积雪穿过哈佛园步行回家的时候，我不得不由得想起了《吴宓日记》里记载的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与哈佛教授兰曼、白璧德等之间的交往往事，时空交错，唯一不变的是师生之谊，这个夜晚成了我在剑桥这一年最难忘的记忆片段之一。

来哈佛的第二个学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 212 教室旁听了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大课“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1000-1800年）”和东亚系名教授王德威先生、李惠仪教授合开的通讯课“中国故事：传统与转型”。同一个空间（小教室，对面就是宇文所安等学者的办公室，这栋小楼也曾是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余英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室所在地），每周不同的时间，学生也有一些重叠，都是关于中国的大课，确

实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互文效应，也彰显了中西学者授课方式的差异。Szonyi 教授每次安排了大量的史料文献阅读，同时穿插一些与讨论主题相关的研究著作、时事评论等。每次一个半小时的课程时间极为紧凑，黑板对面是一个大挂钟。Szonyi 教授不时看下时间，掌握进度，他的课堂极为生动活泼，富有张力，我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式，在课堂上他会结合材料和主题抛出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层次的讨论境地。Szonyi 教授掌控课堂讨论的能力真是一流，而同时也特别注重日常生活经验与学术思考的对接。济济一堂的学生同样是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对于传统中国的印象、理解或感知（有些甚至是一片空白！），本来以为这门课程会比较难调动气氛而略显沉闷，没想到 Szonyi 教授这个演讲天才和语言大师，在方寸之地纵横捭阖，时而斜坐讲台之上，时而行走课堂之中，时而低头饮茶沉思，时而抬头遽然发问（此时此刻往往两眼炯炯有神目光如炬），有时候讲得兴致盎然甚至激情洋溢。坐满了学生和旁听者的教室略显闷热，他常常讲着讲着就满头大汗，边讲就边脱下外套，动作麻利，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毫无违和感（其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 15 年前的一个秋夜，大学毕业初登讲台的我面向一众新闻系的大一学生讲授中国新闻史课程，因紧张忐忑而大汗淋漓，急切之下居然问同学：我可以脱下外套吗？多年之后仍有学生对此情景津津乐道记忆犹新）。而学期初仍是寒冬未逝，窗外哈佛校园里雪花飘舞，银装素裹，点点滴滴的白雪粘附在玻璃之上，如切如磋出一个历史与文化璀璨一时的朦胧世界。

王德威教授的课则显示出另一种风貌。王先生是中国学生熟知的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形象，台湾出生成长而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王先生身上弥漫着从台湾的中国文化浸染的“君子人格”，为学极勤奋且著作等身。在华裔学者之中，他的中英文写作皆臻上乘，尤其其汉语写作典雅而真切，字里行间弥漫着

一种温情与雅致，更难得的是王先生虽然名重天下，但从不自此自矜或远人，几乎所有与他有过私下或公开接触的学者、学生都对他赞誉有加，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为人谦和，学问高远，两者居然完美地统一了起来，殊为难得，可以说是独步海内外华人学林。王先生上课与 Szonyi 教授风格大不一样，王先生讲授为主，注重对古典文学《西游记》现代文学作者比如鲁迅、丁玲、张爱玲等人作品的细读，同时也结合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比如《孔乙己》《色戒》的片段，来阐释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也条分缕析地解析了左翼作家在作品与人生之间的张力及其困境。王先生上课总是一派斯文，男中音极有磁性，穿着极为得体讲究，头发纹丝不乱，在讲坛后来回走动时步履轻盈，举重若轻，讲课时脸上总是弥漫着微微的笑意，对听者充满了一种自然诚挚的情感，可谓将他念兹在兹的“抒情传统”原则贯彻到了教学生活之中。他偶尔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或了解学生对布置阅读书目进度，有时候碰到学生不太长进或用心情形，他也不温不火，毫不生气。因为研究领域有重叠，我私下多次向王先生请教，虽然是到了剑桥才结识（之前仅仅是在华师大思虑邀请我和另外一个访问学者去哈佛教授俱乐部吃午餐，当时也是窗外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苦寒景象，室内的我们却谈笑甚欢，一腔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难以自禁，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感）。

哈佛教授群星璀璨，学问博大精深，作为过客的自己也只能跟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可就这些一鳞半爪的课堂记忆与感悟之中，又何尝不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文化互动而又隐含着哈佛精神最深邃的内涵之一呢！



## 笔会

文明符号·回响

（石版画）

郑星球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关于让-雅克·桑贝，我们都知他是“小尼古拉系列”的插画师。不过在《童年》这本画册里，流露出来的是他对童心的另一种目光。在和马克·勒卡尔庞蒂耶（桑贝的友人、法国《电视视觉》的负责人之一）妙趣横生的长谈中，桑贝诉说了他作为一个“要面子”、要寻出路、要想方法在报纸上发表漫画的“波尔多小伙”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他也幽默坦陈：“有时候我会变得中规中矩，但从不老成世故。”读者将笑着验证他的这一说法。

桑贝：在我南方的家里，有一年夏天，我注意到有一只马蜂——我很喜欢马蜂——它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停在檐槽的沿儿上，在那里，待上一会儿，因为它累了。我走进黑乎乎的厨房，在昏暗中，我从一个一直盛着水的锅里舀了点水，然后去檐槽底下歇着。就在那里，我看到它飞走了，我不知道它要去哪里。但它离开的时候挺笨拙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弄的，走的时候浑身都是水，一大滴水想必会让它的飞行变得很沉重。它几乎都在固定的时候飞来，这只马蜂，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但我注意到了它。

有一天，我看到它飞来，它停在小厨房的檐槽边，那时候檐槽都很矮，而且黑乎乎的，它钻了进去。我呢，我本来打算喝杯咖啡的。我拿了锅，放了咖啡加热，显然，咖啡正在沸腾。咖啡是黑色的，不过水，当锅里放了水，锅也是黑色的，因为厨房很暗。马蜂飞进来，四处乱撞，然后一朝天翻滚的黑水冲过去。我听到“吡”地一声，它瞬间就送了命。

我很绝望，我做了很多努力，动动它的爪子，我感觉自己在给它做某种人工呼吸，我在它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一想到这只定期来造访的马蜂死了我就受不了。我和大家一样，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马蜂，如果它是一只蜜蜂或许别人更能理解我的心情，而它是只马蜂，不过，尽管我做了种种努力，它还是没有活过来。

我不明白，我心想：几秒钟之前一切还好好的。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冒着被蛰的危险，去活动它的爪子，它的翅膀。没有任何反应。我做这种人工呼吸真的做了好一段时间，直到我意识到已经于事无补了。好吧，不管您信不信我说的，突然，我失声痛哭，我想到正等着它飞回去的小伙伴们，我埋怨自己，干嘛要在这个昏暗的小厨房里给自己煮一杯这么烫的咖啡。

可怜的马蜂没有分辨出滚烫的咖啡和黑乎乎的冷水之间的区别，而且咖啡还在沸腾，肯定不会好喝了。是我害死了它。我无法释然。是的，这个马蜂的故事很可怕，我真的感觉自己是和死神在一起，死神进了屋，就在那里，对这只马蜂下了手，而我难辞其咎。我哭得很凶，不停地想到其他马蜂在交头接耳：喂，你今天迟到了，它不应该迟迟不来的，它发生什么事了？而我，我很清楚它再也回不去了……我哭得很伤心，根本就停不下来。

第二天，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我看到一只非常美丽的蝴蝶在游泳池里就要淹死了。天气很热。我赶紧过去，扑到冷水里，我当时挺怕自己一时不适应不了冷水会淹死，我成功地吧蝴蝶捞起来了，把它放在游泳池边上，我救了它。就在这时，我一回头，看到我刚才跑过来的时候踩死了十几只蚂蚁和另一只蝴蝶。我飞奔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就这样我无意间踩死了好多昆虫，这件事也让我无比沮丧。

尤其是这只愚蠢的蝴蝶，我原以为它要死了，再也不能飞了，谁料到它的身子一吹干，翅膀不再湿答答粘在一起，这只蠢货展翅又飞到游泳池里去了。这时，我已经厌烦了，我就随它去了。但我向你保证，当时我真的非常震惊，非常沮丧，我看到被我踩过的几只蚂蚁还在那里挣扎，我把它们都踩烂了，还有另一只蝴蝶。所有这一切，让我的好心情全泡了汤，我闷闷不乐、无法释怀到了可笑的地步。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让-雅克·桑贝

马克·勒卡尔庞蒂耶 文 黄荭译

# 马蜂和蝴蝶

步。尽管我告诉自己这样太可笑了，但无济于事，还是止不住悲伤。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郁闷。

桑贝：您谈到的感伤是一种孩子气的感伤。孩子常常会为一个像马蜂或蚂蚁这样的小动物的死而感到难过。但他也会扯掉它们的翅膀，变得残酷无情。您难道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桑贝：从来没有。我很讨厌这类事情的小伙伴们，我不受不了。

桑贝：基本上孩子们才会讲诸如此类的伤心事，如果他们记得的话。所以说，您并没有真正变老。

桑贝：我变老了很多，不过我感觉自己一直很幼稚，是的。如果您告诉我的就是这个意思的话，是的，这让人很不舒服，很困扰。

桑贝：您的雅气给您留下过不愉快的回忆？

桑贝：是的。不过我不能说，太可笑了。大家会说是神经兮兮。实际上，我常常感觉自己很傻很天真。

桑贝：而同时，这种多愁善感，您希望别人能够感同身受，从而避免产生一些纠葛和误会？

桑贝：（长时间的沉默。）怎么说呢？并不是这样。我一直都很叛逆。一切都会对我造成影响。如果我——艰难地——走在街上，如果我看到一位女士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走路的时候很痛苦，我就会很受震动。我非常佩服写出这个绝妙句子的作家：“人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动物。”他怎么能想得到？这句话写得太绝了。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

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桑贝：您呢？您是无法慰藉的痛苦大于快乐还是快乐大于痛苦？桑贝：如果不快乐，人就活不下去。尽管什么都不如意，但快乐还是有的。可以称它为活着的快乐，存在的快乐。而无法慰藉的痛苦就是人本身，人就是无法慰藉的。我觉得两者都有……

是这样读的。还有两位是方言研究者，自然也读“婆”音。如再作分析，凡读“普”音的，一般是祖籍不在这里的，有市区人，有新上海人，有几位明显是吃不准读音，反复得小心翼翼。有个有趣的意外，我的一位学生是当地人，本应该不会出错，他却错了，但错得有根据。他还发来音频告知，说他父母娘家就在蒲汇塘路上，听他们一直是读作“普”汇塘路的，这个回复倒同我在蒲汇塘路上的现场调查一致。

其实，“蒲”读沪语音“婆”，除了上面的“蒲包”，还有“蒲扇”等。在《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0页）同音字表中，同“蒲”字排在一起的是普、婆、葡等，同“浦”字排在一起的是普、破、剖等，这就证明了那个时候还是读作“蒲（音婆）汇塘”，而不能读作“浦（音普）汇塘”的。在《松江方言志》（张源潜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7页）同音字表中，也是这样安排的。

从去年下半年起，闵行区有一帮子人开始为一本蒲汇塘的书忙碌。书的内容以介绍闵行区蒲汇塘两岸民情、风物为主。蒲汇塘是条古老的河流，据市、区地名志介绍，它西起淀山湖，向东流入闵行区，将七宝镇一分为二后，走向稍微偏东北，又流经虹桥、土山湾等折而向南，至新龙华南接漕河泾港。看似普通的一条河，却有比较复杂的身世，后来又填的填，断的断，直到如今想要在地图上完整显示已不可能。

我家离七宝镇很近，对蒲汇塘很熟悉，这次还特地到东段的蒲汇塘寻访过清代娄县东边界。因不时听到好多人读“蒲汇塘”的发音与当地居民的不一样，感到有必要把蒲汇塘的读音说一说，但要说清问题，得先从蒲这种水生植物说起。

蒲，又叫蒲草、香蒲等，属香蒲科，系多年生草本，株高可达一米以上，有野生和栽培两种。初夏时就开始开花了，因雌雄花穗紧密排列在同一穗轴上，形如蜡烛，颜色又有点土红色，这样，它在上海有个水蜡烛的方言名称，

## 回音壁

# “蒲汇塘”的读音

褚半农

很形象。蒲的叶子细长而柔韧，其长度就是植株的高度。我们的先人利用这个特点，将它们割下来晒干，然后编织成包，名字就叫蒲包。蒲包分量很轻，过去农民专门用来装棉花，故又称花包。花包现在很难看到了，但每年大闸蟹上市时，蟹农用来装蟹的小包，也是用蒲叶编织成的蒲包，只是规格小了好多。

那么，“蒲”字应读什么音呢？我们从小就读做沪语音“婆”的，大大阿妈（爷爷奶奶）一代代传下来的读音，蒲包读成“婆包”，蒲汇塘自然读成“婆汇塘”。但近二三十年来，我陆续听

到有人把它读成沪语音“普”的，同“浦东”的“浦”音相同。这样，蒲汇塘就变成了“普汇塘”。

我知道土山湾那边有条蒲汇塘路，便萌生了想听听那边居民是怎么读的念头。七月的一天，我顶着烈日来到这条蒲汇塘路。在没有路牌的地方，我装作初来乍到的样子，询问路人，而找的对象都是从小区里走出来的看似年龄偏大些的常住民。第一位阿姨告诉我是“普汇塘”，另有五位居民也都是“普汇塘”。其中一位是用普通话回答的，我请他用上海话，回答仍是“普汇塘”。

等我在蒲汇塘路及周边兜兜西兜后回家，正巧看到曹景行先生的文章《蒲汇塘路的802车队》（7月14日“笔会”刊发）。他描写了当年在那里的一段经历，里面没有写到“蒲”字读音。当天晚上，我在微信里挑选了一群朋友，想听听他们怎么读这个字。当晚一共有32个朋友回复，约百分之五十九是读“婆”音，其他朋友是读“普”音。从小数据分析能说明一些情况，凡是当地朋友，几乎清一色读“婆”音，不仅回复速度快，而且肯定、干脆，这可能是七宝有蒲汇塘的缘故，他们从小

——编者